

宣 传

XUAN
CHUAN
DUI

李迪◎著

为什么
我们的双眼噙满泪水
因为
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宣传队

李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宣传队 / 李迪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218-11323-4

I. ①宣… II. ①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8583 号

Xuanchuandui

宣传队

李迪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马妮璐

封面设计: 八牛设计

责任技编: 周杰 易志华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05 千

版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当你向我们走来
我们没有看见
当你向我们告别
我们没有听见
今天
当我们想起你
你已经走得很远很远……

目 录

引子 开往青春的大巴.....	001
第一章 黑头火柴.....	003
第二章 一根藤上两个瓜.....	033
第三章 战争与人.....	066
第四章 大板儿牙.....	090
第五章 你可听见阿妹叫阿哥.....	112
第六章 谁找我 我就跟谁.....	131
第七章 我的爱情是我想出来的.....	166
尾声 我们的田野.....	235

引子 开往青春的大巴

这辆翠绿色的大巴，行驶在云南特有的红土高原。

从春城昆明出发，往大理风花雪月而去。

一车老人，六十上下。有男有女，花白鬓发。

我也是其中一员。

这是开往青春的大巴。

车上，说的，笑的，哭的，唱的，都是青春往事——

那时候，我们豆蔻年华；

那时候，我们纯真无瑕；

那时候，我们情窦初开；

那时候，我们浪漫如花……

四十多年前，我们从北京、上海、四川，来到云南，来到农场，又来到大山深处的部队文艺宣传队。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穿上军装，我们登台演戏——

酸甜苦辣，幕前幕后啼笑皆非；

悲欢离合，台上台下人生如戏。

后来，部队裁军，宣传队解散了。我们离开舞台，飞鸟各投林。

四十多年后，老队长在病床上思念我们，希望我们能回云南再演一场。于是，如当年一样，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春城坐上大巴，前往老队长的家乡，那个被称为风花雪月的地方。

奇怪的是，还有一辆警车尾随在后。

一路上，说不尽的宣传队，讲不完的人生。

我写下这岁月悲欢，让读者跟我们一起，登上开往青春的大巴。

从谁写起呢？

就他吧，黑头火柴！

第一章 黑头火柴

谁也看不见他。

可他却把谁都看得有鼻子有眼。

这哥们儿潜伏在舞台上暗无天日的旮旯里，怀里抱着一盏大灯，居高临下为演员打追光。

这时候，台上开练的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第八场“刑场斗争”。

哇噻，很英勇很悲壮，李玉和就要人生自古谁无死了。

但见：围墙，高坡，劲松参天，乱云飞渡，弄得跟真事儿似的。

李玉和由北京兵杨松扮演。要说杨松演李玉和，真没挑儿。高大威武，京腔京韵，腮帮子随时鼓得塞了俩鹅蛋，比李玉和还李玉和。因为他人高马大，宣传队不得不再招俩高个儿的女兵演李奶奶和李铁梅，不然不像一家人。

哎哟喂，这可难坏了胖队长魏喜庆。个儿要高，还要会唱，模样儿还得说得过去。不说沉鱼落雁，也不能让人看了吃不下饭。为此，魏队长跋山涉水，微服私访，把腿儿都走抽抽了。干吗要微服私访呢？亮招牌公开招不行吗？不行！去招人的地方是当地的农场，后来改成了生产建设兵团，里面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北京的，上海的，四川的，

个个水深火热，恨不能插双翅飞出苦海。这帮人要知道部队来招兵，非把魏队长给“潜规则”了不可。如何吃得消？所以，魏队长只能微服私访。

但是，要招的这两位女兵条件实在高。挑来挑去，勉强挑上了上海知青黄文秀。

黄文秀哪儿都好，就是头太大，个个叫她黄大头。因为头大，五官适者生存，也跟着放大了尺寸。大鼻子，大眼，大脸蛋儿。脸蛋儿描上农村红，眼圈儿勾上张飞黑，扮成李奶奶往台上一站，人高马大，膀壮腰圆，得雅号人称笨奶奶。

好歹招来一个笨奶奶，魏队长因为要排练节目，招李铁梅的重任就落在指导员张富贵身上。

宣传队的人懒，喊领导都省字，管张指导员叫张指，管魏队长叫魏队。

张指快刀斩乱麻，很快招来了上海知青王秀芝。

这王秀芝，白白净净，阿拉阿拉，扮上妆像个古典美人，把革命后代李铁梅美化得不轻。可是，一看二看还行，三看就觉得哪儿不对劲儿。还是魏队眼小聚光，对张指耳语道，她，她，身长腿儿短！张指装傻，是吗？哪条腿儿？其实，他比谁都明白。那为什么还要招来？因为他拿了人家的菜籽油。那油是上海知青慰问团打老远带来送给上海知青的，每人满满装了一军用水壶，连壶带油一起送，为的是油倒出来食用后，水壶还可以用来装水喝。这一举两得的高招，只有上海人想得出来。连壶带油好东西，王秀芝舍不得享用，拧开盖儿闻一闻，就给张指进了贡。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地主家也没余粮。张指急忙用报纸包了，拿回家孝敬老婆。受贿一壶油，还是菜籽的，别具时代特色。所以，当魏队看出毛病，说王秀芝好像有一条腿短，张指就装傻，是吗？哪条腿？魏队说，要能一眼看出来，那就不叫腿短了。张指问，那叫什么？魏队说，瘸！

王秀芝为了这个与生俱来不可逆转的，每天跑到我窗前那棵小榆树

下顽强苦练。练什么？甩腿！咬着牙拼命甩那条短腿。我隔窗看到，深受感动，发誓要写好剧本，并且其中一定要有适合她的角色。可怜那棵小榆树，被甩得日渐黄瘦。王秀芝除去先天不足，还有后天小恙。什么呀，近视眼！样板戏很神圣，人物造型经千锤百炼而石化，李铁梅肯定是火眼金睛，不能戴眼镜。于是，她只好摘镜登台。镜片一摘，眼大无神，像两个稻香村元宵，常把演出服穿反。原本补丁在膝盖的裤子转到了身后，补丁就补在了两个腿窝里，很酷很另类，人送美名傻铁梅。

傻铁梅的傻事很多。有一天傍晚，她去上厕所，厕所离宣传队驻地有点儿远。刚解了裤子蹲下，冷不丁被人蒙了双眼。她还以为是那个女兵跟她开玩笑，说，别闹，别闹，阿啦尿尿。忽然感觉不对，一只粗手跟着就伸向了她的要害处。她惊叫一声，连裤子都没提，白花花地跑了出来了。一进女兵班宿舍就嚎啕大哭。全班都很关心，连声追问，要紧不要紧？有没有实质问题？反正全是女的，你就脱了裤子我们给你会诊一下。王秀芝止住哭声，表示同意。于是，班长检查窗帘，确保关严无误，全班女兵把受害人团团围住，王秀芝脱掉裤子撅起腩，在手电光的照亮下，十几双眼睛齐刷刷投入研究中。但见那亮相的要害处，果然有大黑手印一个。大家惊叫起来，哎呀，真可怕！好像大猩猩！王秀芝又大哭起来，边哭边问，会不会怀孕啊？卫生员朱莉操着昆明腔说，莫得哪样关系，只是被抓了一下，用高锰酸钾冲冲就得了！第二天，女兵们都跑去看现场，赫然发现色狼蹲守时留下的爪印，个个花容变色。卖卖三！朱莉的昆明腔十分惊恐，亏是跑得快，不然嘛，着啦！

着啦！不是着火啦，是被搞啦。

回过头来再说杨松。杨松哪儿都像李玉和，就是有点儿憨。憨，源于憨厚，本分老实之意，是称赞人的好词。在云南人的词汇中，说憨厚，省了厚只剩下憨，相当于傻。要是再上一个台阶，就叫憨包，那更是傻

得不轻，急了能拿自己胳膊当肘子啃。杨松怎么憨了？笑料也不少。

那天在台上，他演李玉和下班回家这场戏，台上搭的布景就是他家，一扇门，一堵墙。没墙的地方假装有墙。演戏嘛！

剧情原是这样：天黑了，世道又乱。在火车站上班的李玉和还没回来，铁梅和奶奶在家等得很着急。铁梅唱道，街市上乱纷纷，惦念爹爹心不安。这时候，李玉和提着信号灯上来，先敲门，咚咚咚，又大声喊铁梅。铁梅听见敲门声，说我爹回来啦！奶奶说快开门去！铁梅急忙开门，连声叫着，爹爹，把李玉和接进家。

就是这样一场回家的戏，本来很简单，却让杨松演热闹了。

他提着信号灯风风火火上了台，也不敲门，也不喊，一迈腿就进屋了。那地方还假装是墙呢！他穿墙而入，成了崂山道士，把铁梅和奶奶吓一跳。他倒是痛快了，说进就进来了，可人家准备好的台词就没法儿说了。铁梅看见爹没敲门就进来，当时就傻了眼，不知道说什么好。奶奶一急着，冒出一句心里话，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杨松抓抓脑壳，也回了一句，我不是怕你们在家等得着急嘛！

得，瞎猫碰死耗子，也算接上了。

台下谁也没听出错来，还跟着鼓掌呢。

你看这一家子，笨奶奶，傻铁梅，憨玉和。这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队里的作曲兼指挥钱明，也是从农场招来的北京知青。他业余爱画画，画猫像虎，画虎类犬。最经典的画作是《杨松憨死在高粱地》。

杨松怎么憨死在高粱地了？

这会儿来不及细说，《红灯记》第八场已经开幕了——

钱明的虾米腰往下一弯，手中的指挥棒（筷子）就抬了起来。音乐骤起，阴森恐怖。要杀人了。演反动狱警的北京兵彭东方，躲在幕后扯

着脖子高叫一声——

带李玉和！

叫完了，他又赶紧换上游击队的衣裳。干吗呀，角多人少，一个顶俩。这哥们儿一会儿还要上台，跟鬼子耍大刀，为李玉和报仇哪。

李玉和人未现身声先起，一个二黄导板唱得大幕直晃悠：

狱警传，似狼嚎——

这一嗓子真能吓死狼。

台下马上就有孩子哭。

这时候，头顶上打追光的这哥们儿，啪地一下拧亮怀里的大灯。

唰！一道光柱明晃晃，把出场的大英雄照得光芒万丈。

李玉和登场，阶级仇民族恨直冲脑壳，嘴上唱得那叫功夫——

休看我，戴铁镣，锁铁链，锁住我双腿和双手……

革命者哪儿能锁得住啊，嘴上唱还不算，身上还要耍把式。俯首拍胸，抬头亮相；蹉步转身，蹬脚骗腿；一会儿跪单膝，一会儿飞双足，抡着大铁镣子稀哩哗啦满台子转。

台底下顿时响起一片喝彩，好！

还有不懂的跟着瞎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打灯的这哥们儿不含糊，耍着光柱，紧追英雄寸步不离，跟开救火车似的，折腾得四脖子淌汗。别说累了，一场戏下来，大灯泡子能把人烤半熟。可是，一听到台下为英雄鼓掌叫好，他把什么都忘了，一个人在台顶上笑成大西瓜。他也跟着伸胳膊撩腿，来了个英雄亮相。反正也没人看见。

在没人看见的时候，他不是打灯的，是自己心中的英雄。

他的那点儿豪迈，他的那点儿狂野，甚至他一生的伟大报负，都在这暗无天日的杳晃里，在他的伸胳膊撩腿中，振奋得淋漓尽致，宣泄得

一塌糊涂！

还别说，他偷偷练的这几招，有一回还真给用上了，关键时刻救了场，让他光辉灿烂地当了一回大英雄。

这哥们儿叫张志刚，天津兵。一听见“狱警传似狼嚎”，他就咬牙切齿。想不到转业后，他自己却当上了狱警。在哪儿啊？津郊看守所。也扯起脖子“狱警传”。是不是“似狼嚎”，有待考证。但打击牢头狱霸却有绝招。

他来到看守所后，明查暗访掌握了线索，然后把各个号里的牢头狱霸都提出来，集中关在一起。这回我看你们谁还当头称霸！得，全老实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壮怀壮烈，一直干到所长，干到退休。

当年躲在幕后“似狼嚎”的反动狱警彭东方，转业回京后不含糊，当上了一家国企的纪委书记。正面人物，主旅律。而在台上演大英雄的杨松，转业后当了物资局局长，贪污数千万，东窗事发成了阶下囚。就有这么寸的事，最初把他关进了津郊看守所。张志刚一看，哎哟喂，这不大英雄李玉和吗？怎么落到这个地步，真给关起来了。你这是演的哪一出啊！他问。杨松摇摇头，嗨，别提啦！那些钱我一分没敢花，想不到量刑的时候派上了用场，肠子都悔青了！张志刚说，老战友，我可没本事放你出去，但我可以照顾你，让你住在医院，条件当然比号里好。杨松说，我谢谢你！张志刚说，别谢了，看在老战友的面上，你可千万不能从医院跑了啊！你要跑了，我可就惨了。杨松说，哪儿能呢，你把心放肚子里。得，就这样，张志刚安排杨松住进了医院，使他少受不少罪。再后来，判刑下来了，杨松转到监狱去服刑了。当然，这是四十多年后的事。

我一直管张志刚叫张志强，不知道是当初没听清啊，还是觉得他就该叫张志强。队里还有别人也叫他张志强。谁呀？在《沙家滨》里演沙

奶奶的北京兵赵青。张志刚从没有纠正过。怎么叫，怎么答应，一直到现在。

我认识张志刚是 1972 年深秋。那时候，我也是北京知青，从驻地勐腊生产建设兵团逃跑出来，投奔亲人解放军。被部队收留后，送到位于滇南草街的陆军独立师宣传队。

队长魏喜庆骨碌着一对小眼睛，把我单独安排在一间小屋里住下，为宣传队编写节目。

我后来仔细观察，魏队的眼睛非但不小，而且能放电，唰唰唰，二百多度！之所以让人觉得小，是因为他脸盘儿过大，两只眼睛安上去不好找。魏队是战士演出队里炼出来的好钢，吹拉弹唱没有不会的。他一脸生动，每块肌肉都出彩儿。他明明一口云南剑川腔儿，管“可是”叫“格社”，管“所有的人”叫“板的人”，却能上台说山东快书。金钱板儿一打，来一段西门庆戏潘金莲：叮了个当，叮了个当，小娘子，你渴呗，你饿呗，给你个包儿，你吃呗……他连说带耍，连踢带踹，生龙活虎。他还有一手绝活儿，小提琴拉得好，弦正音准，婉转动人。就是过于人高马大，小提琴往脖子下一塞，只听琴响看不见琴。脑袋也因为聪明而大得出奇，最大号的军帽戴在他头上，像顶了一小片儿西瓜皮。脖子呢，当然粗得与脑袋班配。打从穿上军装那天，他的风纪扣（领扣）就因为脖子太粗而扣不上。虽说军容风纪不咋地，但他对部队的感情却难以用词语表达。他参加过西藏平叛，在梅里雪山上迎着风雪为战士们说过快书拉过琴。就是这样一个浑身上下都是文艺细胞的老兵，最终也要离开他心爱的宣传队，脱下军装，踏上回乡的路。为什么？因为部队大裁军，宣传队最终被解散了。像一个人，过了活蹦乱跳的好年华，老死了。魏队转业后，带着他舞蹈家的妻子和他们的爱情故事回到故乡大理州剑川县。他当上了县艺术馆馆长，将在那里随古城一道老去。宣传

队的兄弟姐妹也各寻出路，飞鸟投林，落得个空荡荡舞台真干净。打扫舞台的退伍兵老普，再也没台可扫了，再也没戏可看了。他孑然一身，整天守着空无一人的舞台，连说话的人都没有。过了没多久，死了。

当然，这也是多年以后的事，容我后叙。

可是，在当初，从独立师政委晋东南，到政治部主任栗坚，再到文化科科长童秋风，顶着巨大压力，把我收留在部队的时候，宣传队正活蹦乱跳，青春燃烧。

那是什么年代啊！批斗会上有人跪着有人撅着，高举红宝书的手齐刷刷如田里插的秧。在这样荒诞的日子里，居然有这样一群年轻人，在遥远的云南边疆，在部队文艺宣传队，莺歌燕舞，谈情说爱，浪漫得像天上的云朵林中的鸟儿。

我住进魏队安排的雅间，每天满怀憧憬对窗而坐，恨不得马上炮制出惊天大剧。可看看在窗外练功的各位腕儿们，又大失所望——

王秀芝拉着可怜的小榆树拼命甩腿，我真想说你饶了那树吧，让上海寄双增高鞋来试试，哪只脚穿上合适留哪只；

黄文秀呢，活脱脱一大头宝宝，那天女兵跳大头舞，个个套上大木脑壳在台上耍萌。她忘了套，可跳来蹦去，台下居然没人看出来，你就说她这头有多大！后来我才知道，队里女兵叫她“七大代表”，头大，眼大，鼻子大，耳朵大，嘴巴大，脚丫大，屁股大。你说，我隔窗看这位大头宝宝练兰花指是什么滋味儿？

这时候，窗前又豪情万丈走过来一位大光头，牛眼，狮鼻，蛙嘴，高门大嗓，气势汹汹，手里分明晃着一把杀猪刀。一问，真是去杀猪的。我还以为哪儿请来的杀猪匠呢。再一问，他叫金大宝，也是从兵团招来的北京知青，在《红灯记》里演鬼子司令鸠山。正是他演的老鬼子，在戏中杀了李玉和。好么，台上杀人，台下杀猪，整个儿一屠夫呀。后来

才知道，敢情这哥们儿的外号就叫屠夫。老金是个爷们儿，豪爽仗义，爱说笑话，星期天带着哥儿几个逛老街，进了一家小饭铺，大马金刀一坐，老板娘忙上前慰问亲人解放军，您想吃点儿什么？老金大嘴一张，有敌敌畏吗？先来两碗！老板娘差点儿没吓死。

跟在金大宝后面，走过一位瘦高个儿。他没戴军帽，马长脸，大背头。此人生得黑，像一根黑头火柴从我眼前一闪而过。我没看清他的模样儿，说实话脸上黑得也分不出五官。他梗着脖子，好像在跟谁生气。我探头想问他尊姓大名，眼前已是一个瘦长的背影。屁股上一甩一甩，挂着个电工包儿，里面七长八短插满钳子改锥。嘛玩艺儿，你嘛时候给的我？没见着！也不知道他在跟谁嚷嚷，一口天津话。我立马想起在兵团学会的津味儿顺口溜——

来到天津卫，嘛也没学会。学会了开汽车，轧死二百多。警察来找我，我钻了耗子窝。

看看，宣传队里都是些什么人啊！歪瓜裂枣的，能演戏吗？

但是，一场《红灯记》下来，把我镇住了！

甬说黄文秀连念带唱声泪俱下“痛说革命家史”，让台下多少人为李奶奶肝肠寸断手绢儿湿无数，也甬说王秀芝大辫子一甩，“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一段二黄快板石破天惊，引来掌声雷动为李铁梅高举红灯齐叫好，单说金大宝演的鸠山，那叫出神入化！光头为鸠山而剃，和服为鸠山而穿，军刀一挎，马靴一蹬，哼哼！鼻孔冒出一声狞笑，吓哭全场的孩子。他不是鸠山，谁是？

我奇怪，金大宝身段挺苗条的，为什么一上台就快要生了，那肚子怎么弄大的？

有人告诉我，是张志刚给弄大的。

怎么弄大的？

军事秘密。

又说，你看这舞台了吗？你看这布景了吗？你看这灯光了吗？你看这音响了吗？你看这道具了吗？你看这服装了吗？都是张志刚弄的。宣传队没他不行！

我问，谁是张志刚？

这会儿找不着他，正躲舞台顶上打追光呢。

那好，我就等他下来。

戏散了。演得很成功。张志刚满脸堆笑走下台。

于是，我们认识了。

哎哟喂，他就是那根黑头火柴！

不过，这时候肯定划不着。火柴头上全是汗，太潮。

我近距离看清了他的模样儿，怎么看怎么像早上煎饼果子晚上狗不理的天津人。五官结实鼓楞，马脸黑得冒油，鼻梁直如笔管，嘴唇薄似豆皮儿。一双细长的眼闪着清亮的光，像太阳照在海河上。

这清亮，只属于海河没有被污染的年代。

后来，我才知道，张志刚的外号当真就叫黑头火柴。我被自己的智商震撼，忙掏出小本儿记下：“张志刚，黑头火柴。”

这一动作，被张志刚看在眼里。

他说，我就喜欢黑头火柴。好使，一划就着！

四十多年后，我们老来相见。我问他，还记得你的外号吗？他一脸坏笑，你不都记在小本儿上了吗？

黑头火柴一划就着，他脑子真好使！

除了表里如一的外号，张志刚还有一大特色，就是不戴军帽。

干吗呀？亮亮他那一头秀发！

津式大背头，朝后梳得倍儿高。在部队清一色的秃子里，绝对有回